

第一个那乃/赫哲^①剧团^②

[俄]Я. С. 克里扎诺夫斯卡娅著^③, 顾伟泉译

摘要:1934-1940年间,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奈欣(Найхин)那乃民族村^④出现了第一个那乃剧团。本文根据历史档案和文献记载,追溯了该剧团在当时上演的包括改编传统民间故事、各种仪式和民族传统表演、戏剧歌曲创作与表演等在内的剧目,以及那乃剧团在政策上受到的干预等。文章指出,在那乃剧团的风格形成中,那乃民族与俄罗斯民族在两种语言或标志的层面上呈现出相结合的态势,即在俄罗斯专业剧团的影响下,以那乃民族资料素材为基础呈现出传统层与现代层的结合。

关键词:那乃民族;民族剧团;民间剧团;20世纪30年代文化

中图分类号:J60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67X(2022)04-0055-08

一、背景

文化表现形式是文化持有者世界观体系中的一个构成要素,并在民族认同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各种仪式、节日和一些民间创作的表演形式中,剧团表演形式已经走进人们日常的生活内容当中。在20世纪初,阿穆尔河^⑤沿岸土著人民生活和社会条件的根本性变化也影响到了民族传统文化演出环境的改善,结果导致了新的舞台表演形式的出现。

第一个那乃剧团成立于20世纪30年代。这个阶段正是俄罗斯远东地区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复杂阶段,地区在努力摆脱经济上的落后,文化体系

刚刚建立,首批代表着北方民族的知识分子专家们也刚刚出现;集体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社会进步影响因素反映在劳动组织的制度中、文化生活中和人们的社交方式中,成为当时的显著特征之一。当时的苏联媒体将这个时代称为“人民创造力的繁荣时代”是恰如其分的。扫文盲、建俱乐部,人民群众对俄罗斯和世界优秀文化成果的需求,促进了民间文化艺术的广泛传播。第二个显著特征则是反映在当时人们对文化生活的心理需求上,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关注的是剧团和它对公众在文化教育、激发主观能动性等方面上的作用。К. С.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К. С. Станиславский)曾指出:“舞台上的艺术更容易被接受和传播”^⑥。毫不奇怪,包括民间剧团在内的剧团表演形式就成

收稿日期:2022-01-09

作者简介:顾伟泉(1965—),男,管理学硕士,哈尔滨音乐学院图书馆馆长、研究馆员,东北民歌艺术促进会艺术顾问(哈尔滨 150028)。

基金项目:中央支持地方高校改革发展资金人才培养项目“俄罗斯音乐成就的成因及对中国的启示研究”(编号:2020GSP18)之阶段性成果。

①在俄罗斯境内的“赫哲”被称为“那乃”,中俄两国分别于1858年、1860年签订的《璦琿条约》和《北京条约》将其变成了跨国而居的民族,本译文为尊重原文,将其译为“那乃”(译者注)。

②原文“Первый нанайский театр”,发表在《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学报》(Вестник ДВО РАН)2010年第2期,第87-94页(译者注)。

③本文原作者 Крыжановская Яна Станиславовн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国立文化学院文化学与博物馆学系主任、教授,文化学博士,曾发表论文60余篇。

④1855年在居民点登记资料中首先出现了奈欣那乃民族村,在20世纪初奈欣地区一些农家房屋附近安置了一些营地,1920年一些渔民和到村庄的移民们组织在一起成立了以从事渔业为主的“红色之路”集体农庄。1930年成立了第一个工业企业“那乃劳动者”。参见:<https://google-info.org/3563759/1/naykhin.html>(译者注)。

⑤“黑龙江”在俄罗斯被称作“阿穆尔河”(译者注)。

⑥Станиславский К. С. Собр. соч. : в 8 т. Т. 5. М. : Искусство, 1958. 368 с. 275 с.

为了早期苏联在艺术上独特表达形式的基础。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由于在全国各阶层人民精神生活中剧团思想的根深蒂固,使得大规模的剧团活动成为现实。在专业的俄罗斯剧团的强烈影响下,知识分子们将自己的命运与新生活结合起来,由此,在少数民族民间传统的仪式和节日中,舞台表演的形式和内容就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剧团也成为当时俄罗斯远东地区国家新政治生活的一部分。相关文件显示,20世纪30年代这里就出现了10个以上的戏剧团体,其中具有民族性质的剧团有:在比罗比詹成功创办了欧洲戏剧团,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成立了华人剧团,在位于阿穆尔河沿岸尼古拉耶夫斯克的北方民族技术学校中成立了尼夫赫民间剧团。在阿穆尔河沿岸星罗棋布的村落中,年轻的积极分子们还成立了一些戏剧小组^⑦。而奈欣村那乃剧团的成立则更是远东民族剧团历史中的一页特殊篇章。

二、那乃剧团成立与演出活动

(一)那乃剧团在民间戏剧小组的基础上成立

列宁格勒北方民族学院的部分毕业生们参加了该那乃剧团的创建活动。20世纪30年代初,列宁格勒北方民族学院的那乃族大学生们在Л. Б. 茹科娃(Л. Б. Жукова)的领导下成立了戏剧小组,他们根据一些本民族民间作品用那乃语言创作了剧本。当时社会生活中的时代精神决定了题材的选择,例如,为了反映那乃妇女在革命前后的生活状态,团队集体即兴创作了一部优秀的名为《赛拉》的戏剧作品,该剧以时事评论和讽刺幽默的方式反映了新旧两种生活方式的斗争。在这些大学生们从列宁格勒毕业回到家乡奈欣村之后,当地的年轻人便与他们合作在一起,通过这些年轻人的努力,于1934年在奈欣村组建了由16人组成的在北方民族学院毕业生鲍里斯·霍杰尔(Борис Ходжер)领导的戏剧小组。首场演出的剧目就是《赛拉》,该作品结合了民族历史和以社会变革为主题的时代元素,成为当时民间戏剧团

队剧目中的典型案例。该作品的主要情节是,那乃族小姑娘赛拉的父母给还处在幼儿时期的赛拉举办了婚礼,将其嫁给了一位富裕的猎人;赛拉成人之后,需要搬进丈夫家生活的日子终于来临了,但是时代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新一代人的赛拉则表现出了对旧风俗习惯的积极抗争。

首部那乃语言的戏剧《赛拉》的成功上演,推动了地区政府批准在该民族戏剧小组的基础上成立剧团的申请。在1935年边疆区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以宣传集体农庄民族和社会文化为目的,成立18名演员编制的那乃流动剧团》的决定^⑧。此外,新成立剧团的教学和活动基地也得到了奈欣村“红色之路”集体农庄的批准。

(二)那乃剧团的民间创作和表演

1. 民间创作与表演的多样性

那乃民间剧团在成立初期,经常在分散于各个原始森林、营地的村庄中进行巡回演出。在《赛拉》之后的剧目中出现了以那乃族传统故事和演员自己改编的故事作品,甚至还出现了根据萨满跳神和其他一些仪式表演改编的作品。在剧团的家乡奈欣村及在各地的巡演中,戏剧《爱普图丽》(Эптули)^⑨的上演也取得了巨大成功。同时,在舞台上出现的一些独立的节目,更是展现出了民俗表演和民族歌曲的舞台版本。这是那乃民族民间创作与剧团舞台表演相结合的首次尝试。同时,在为政治宣传的戏剧中,剧团也描写了当地人生活的现实状态,譬如演员们创作出了那乃富人和俄罗斯富人剥削穷人的题材作品,有《刚果波亚赫塔》(Конго пояхта,那乃语“荒草地”的音译)和《米巴拉德》(Ми балаты,那乃语“我帮助”的音译)等。

剧团的演员不仅仅是来自于戏剧团队,还有的来自于一些优秀的音乐团队,这样就使得剧团能够有更宽泛的节目内容,不仅仅有那乃族的歌曲和舞蹈,还有俄罗斯族的歌曲和舞蹈,还有专门的音乐曲目和精巧的其他节目,其中战前那些年代的国防体育题材的节目也同样被搬上舞台,类

^⑦Кацнельсон К. Нанайский театр // Тихоокеан. звезда. Хабаровск, 1940. 12 мая.

^⑧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国家档案馆. 全宗 1747, 目录 1, 卷宗 4, 页码 13.

^⑨《爱普图丽》是那乃文学史上一篇古老的童话故事,故事中的主人公是一位名叫“爱普图丽”的美丽女孩。参见:Савченко Марина;Эптули. Амурская сказка. <https://proza.ru/2011/09/17/787>。(译者注)

似于短棒式击剑、那乃男孩摔跤的运动表演等等都比较常见^⑩。

剧团演员不仅充当着舞台表演角色,他们还自己创作一些歌曲和流行歌谣。手风琴大师、那乃剧团的长期参与者和日后的剧团经理提莫菲(提麦)·贝尔迪(Тимофей(Тимэ) Бельды)就是一位嘲讽旧的畸形传统和颂扬本民族新生活、创作很多流行歌谣的作者。人们在奈欣村俱乐部的舞台上首次听到了那乃民族首位著名诗人阿基姆·萨马尔(Аким Самар, 1916-1942)创作的流行歌谣,还听到了他最喜欢的抒情歌曲之一《埃莫罗·赫文》(Эморо хэвэни, 那乃语“埃莫伦湾”^⑪的音译)。同时,俄罗斯和其他民族的歌曲,包括流行的《苏利科》(Сулико)^⑫也都被那乃剧团所表演。

2. 与新文化传统的结合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新的文化传统元素,也被那乃剧团民间演员们的创作所利用。那乃人的历史就像阿穆尔河沿岸其他民族一样,声乐和舞蹈艺术比较匮乏,大都存在于作为仪式一部分的即兴演唱和舞蹈活动中。在欧洲的俄罗斯专业艺术影响下,个别的仪式表演要素才产生了分化和发展。如果一首民歌被认为是完整的作品,那它就会被改编到巴扬伴奏的合唱歌曲中使用;作为新改编的精雕细琢的艺术形式,在俱乐部的舞台上还出现了舞台版的民族舞蹈,这是真实的仪式表演舞蹈通过二次创作实现艺术升华的成果,是舞蹈家和舞蹈演员们从事艺术表演活动的成果。

奈欣村那乃剧团的乐队演奏员们融会贯通地学会了当时俱乐部中的所有乐器:巴拉莱卡、巴扬、曼陀林琴、吉它,他们能够很娴熟地用这些乐器演奏自己创作的作品,同时也演奏根据民族乐器和曲调改编的作品。在当时剧团音乐会节目单上记载的民族乐器中,还出现了那乃民族的独弦小提琴杜切克^⑬和萨满铃鼓。

(三)表演风格

一份普通的节目单就明显地展现出第一个那乃剧团的活动意义已经跨越了戏剧艺术本体的范畴。在该剧团的演出中包含了更宽泛的演出形式范围,这是苏联民间剧团所特有的。民族剧团的风格通过融合、编纂作品的要素,通过专业舞台上借鉴传统民间创作,通过从新革命仪式素材的宝库中汲取养分而形成了。奈欣村那乃剧团的表演与始终贯彻戏剧学科属性原则的单一的专业戏剧演出相比,形式上更像是一场歌舞演出;他们的特点是多片段性和组曲性。那乃剧团早期演出的这一特点,与传统仪式和节日中的整场演出形式细分为多个组成单元的特点如出一辙。因此我们能够看出,那乃剧团表演的综合性风格是,它更广泛地表演了合唱、音乐、朗诵和游戏等等。

三、剧团的特征

令人遗憾的是,当时的演出节目内容没有记录下来,这可能是因为当时的舞台表演更多体现的是演员们在舞台上的即兴创作,而忽视了在文本上的记录。当时民间活动本身的性质,决定了演员们对戏剧的态度就像是对待“艺术活动日”,旨在完成现实中的在培训上、教育上及思想上的当前任务。通过考察早期的那乃剧团历史,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某些民族文化层面中的民族传统元素,就像是落地即融化的“看不见的冰雹”。而且即使到今天,存留下来的民族传统文化元素大多数仍然是口传心授的、看不见的,因此这就在很多方面失去了对研究人员的影响力。然而即便如此,我们根据现存仅有的历史资料,还是可以观察到20世纪30年代那乃剧团的一些与众不同的特征。

(一)时代性

那乃剧团是一个在属于自己的时代中诞生的

^⑩1935年那乃剧团内部在建团伊始分成了三个团队:戏剧队、合唱队和乐队。参见:Татьяна Мельникова. Забытая история — Марии Степановне Бельды посвящается О нанайском национальном театре, <https://www.slovoart.ru/node/1338>(译者注)。

^⑪该海湾(Залив Эморонский)地处哈巴洛夫斯克边疆区那乃区内。参见: <http://oopt.aari.ru/oopt/Залив-Эморонский-протока-Эморон>。(译者注)

^⑫是一首格鲁吉亚民歌,“苏利科”也是歌曲中一位女孩的名字。歌曲词谱参见: <http://a-pesni.org/drugije/suliko.htm>。(译者注)。

^⑬那乃民族的小提琴指的是那乃民族传统弓弦乐器——杜切克(Дучиэкэн)(译者注)。

剧团,即它是民间改编创作爱好者的剧团,具有舆论宣传效应,还具有嘲讽揭露旧事物、弘扬新事物的社会乐观主义精神。当时的民间剧团理论家之一Г.阿夫罗夫(Г.Авлов)指出了它的最重要特征是假面性和大众性^⑭,这样的特征无疑在那乃剧团的演出中普遍存在。在一些那乃族小型戏剧剧目中,丰富的“民族幕间剧”直接表现出了与民间创作传统的相辅相成。例如经常出现于假面戏中的人物形象:勇敢的猎人、少年、富有的新郎麦尔干是那乃民间创作作品中最主要的男性主人公和英雄形象,他始终在重建被破坏的人间正义;普丁则是一位年轻的美丽姑娘、新娘,经常因遭到不公平的待遇而内心痛苦并渴求帮助等等;特别是演员和观众们都习惯了的萨满形象,则更是作为民族文化中最鲜明和最独特的人物形象。正是通过这样的表演,在对荒诞情节理解的基础上,在那乃的民间戏剧中,萨满的形象就摇身一变成为地主、富农或资本家形象的化身。但是应该注意的是,剧团舞台上出现的萨满形象给了能够作为表演要素的丰富多彩的民族仪式表演的合法性。今天我们很难判断,在这些表演中更多的是宣传现代的还是宣传民间民俗的传统思想。那乃剧团在戏剧中不仅仅体现了对时代主旋律精神层面的关注,更体现了对民间创作方面的关注,这就间接地决定了在剧团的表演中,萨满形象必然会经常性地出现在舞台上^⑮。

(二)人物性格塑造

民间戏剧创作的演员们所塑造的人物形象表现出了一些个性、一些决定力量、兴趣和共识评价的人格化等等。譬如,萨满表现的残酷性、狡猾性、对财物的贪婪性等等,类似的脸谱化则被认为是特殊的演员表现力的体现:虽然没有创作出丰富多彩的舞台形象,但“萨满表演”却鲜明地表现出了萨满与其他人物形象之间的关系。甚至是情节内容也建立起了民族正义的法则,譬如,如果某人自身暴露出丑恶、残酷和贪婪等缺点,则该人一定会遭到惩罚。

(三)受舞台等客观条件限制

第一个那乃剧团的节目创作基础是民族民间传统故事、传说和仪式等。正因如此,演出舞台应该是一种能满足综合性音乐戏剧内容的表演舞台,演员们不苛求在视觉感官上的细微差别,但是很大程度上仍然依靠于舞台布景等条件的客观限制。这个客观条件决定了演员们对创作作品是否能满腔热忱地排练和演出,因为观众的兴趣不是在演员们所表现的人物形象的内心世界,而是在决定戏剧创作和表演质量的情节内容当中。演出舞台场面的合理安排有助于增强那乃剧团的猎人、渔民、伐木工人等观众们对民间创作作品的感受,正因如此,那乃剧团“运用了大量的戏剧形式对具体的社会生活情节进行重现”^⑯。

(四)演员队伍的年轻化

那乃剧团自始至终都是年轻人的剧团,参与者的平均年龄是20-25岁。经常扮演年轻女英雄角色的16岁的玛丽亚·斯捷潘诺夫娜·贝尔迪(Мария Степановна Бельды)和她的丈夫提莫菲·康戈维奇·基勒(Тимофей Кангович Киле),都以扮演剧中主要的青年角色而远近闻名。即使是经常扮演老妇人的亚娃·帕萨尔(Ява Пассар),其年龄也不到30岁。那乃剧团中几乎有三分之一的人是女性(18名演员中有5名是女性)。剧团就像青年人协会一样,聚集着一批勇敢的时代弄潮者。在那乃民族的传统习俗中,妇女是不被允许公开唱歌的,她们只能在出殡的时候哭泣;如果一个女孩、一个女人在喜悦的冲动中突然开始唱起歌来,那么这个行为就会被认为是一种罪孽(索罗姆博里^⑰),为此整个家庭、整个营地都可能会带来不幸,甚至是带来死亡^⑱。然而,尽管有这样的传统禁令,这些年轻的那乃族姑娘们还是依然勇敢地登上了舞台。

(五)广泛的受众面

在当年边疆区艺术事务管理局提供的年度报告中显示,那乃剧团曾被规定:作为固定演出那乃民族戏剧的剧场应有200个座位。尽管它其实并

^⑭ Авлов Г. А. Клубный самодеятельный театр. Л.; М., 1930. 96 с. 84-85 с.

^⑮ 资料来源于本文原作者1996年在奈欣村田野调查资料《关于奈欣村М.С.贝尔迪的报道》。

^⑯ Савушкина Н. И. Рус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драм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е своеобразие. М.: Изд-во МГУ, 1988. 116с.

^⑰ 那乃语“罪孽”的音译,俄文音译是“соромбори”(译者注)。

^⑱ Ходжер Г. Г. Найхинцы. Павел - сын Акиану: повести. Хабаровск: Кн. изд-во, 1985. 304 с. 92 с.

没有固定的演出场地,演员们不得不在俱乐部的房间里工作,但剧团仍然还是积极地开展了走南闯北的巡回演出。他们曾经坐着船和马车到达了最偏远的那乃营地,去了阿穆尔河畔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哈巴罗夫斯克。剧团为邻近所有村庄的居民、林业局工人提供了演出服务,所到之处都万人空巷,对演员们交口称誉。仅仅在1936年,就演出了64场,共有9,000名成人观众和1,900名中小學生观看了演出,其中许多人都是第一次见到舞台艺术。

四、那乃剧团的贡献

这个剧团虽然是民间的,但它却使得从来都没见过舞台艺术甚至不识字的百姓感受到了艺术,为社会培养了“艺术需求者”。这是一个将艺术启蒙教育作为己任的剧团,是那个年代的民族知识分子将社会文化复兴作为自己历史使命的一种实现方式。剧团表演对于新观众意味着什么?是娱乐、社交、生动的艺术体验?那么,剧团的艺术语言对于这样的观众又应该是什么呢?

很明显,奈欣村剧团的作品不仅解决了艺术问题,而且还解决了社交、宣传和意识形态中的问题。这导致了不同语言的组合,这些语言的意义取决于观众。

第一,它的语言是俄罗斯专业剧团的时代语言,吸引了熟悉新生活的年轻观众。当然,对专业戏剧语言的掌握需要大量的培训和经验,这是奈欣村剧团演员们所不具备的,也是不可能具备的。但在那乃剧团的活动中,艺术语言在很大程度上与歌颂当时著名政治家主题的表演有关,与对荒诞旧生活的嘲讽和对新生活的赞美有关,即与服务于新兴民族知识分子所推崇的革命形象的艺术塑造相关联。在这种情况下,艺术表演的质量和其形式是次要的,对观众来说艺术价值是次要的;但作品的内容与时代情感的相适应性是首要的,是否受观众的欢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舞台上呈现的时代要求。

第二,它的语言是一种与民族资料素材、传统的或民间创作相关的语言。民间创作作品的载体

通常就是表演者本人,他们谙熟民族装扮技巧和哑剧,具有活灵活现、惟妙惟肖的表演能力。此外,传统的符号元素还与使用民族服装、日常用品、具有象征意义的仪式属性等相关。据当地那乃资料显示,在当时的戏剧表演中,一定会出现一个瞬间,演员们会展示出一些物件或日常生活、仪式中的物品,即:不取决于创作者的初始意愿,表演自身就是一种“物的活动”^{①9}。这种充满民间神话意义的实物视觉场景,是演员在舞台上即兴创作的,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戏剧的艺术品质。

毫无疑问,奈欣村剧团已经成为农村地区文化和艺术启蒙教育工作的中心。正如早期有评论指出的那样,“在那乃地区的中心,那乃民族的民间剧团在工作、在开展教育和学习文化”^{②0}。该剧团是20世纪那个时代诞生的那乃民族文化中的独一无二的代表,它提供给了那乃民族青年和妇女对戏剧艺术活动的首次经验感受。因此,虽然民间创作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丧失了其民间民俗的真实性,但在新的生活方式的影响下获得了生存的空间。

登上舞台的演员们的表演即使是传统的,但也已经不完全属于民间民俗的,而是民俗主义者的,因为传统的民间民俗的表演只存留在它最初的功能和表演环境中。从舞台上能欣赏到的作品已经跨入了另外一个表演文本,履行了它的一些非特征性的功能。尽管这两种语言情况都涉及到与艺术媒介民族性的互动和信息交互,但在民间创作作品中自身就包含了文化、经验和艺术的统一,它首先发挥的是实用性功能,在舞台上的审美范畴已经开始占主导地位。

民间创作的作品首先提供的是同民族的观众,在同民族观众群体中对所有的文化遗产、传统资料素材的感受都是大致相同的。表演者其实已经不是传统的载体,而是传统载体的表演角色,既然把作品搬上舞台就会引起观众们在思想观念上的变化,于是在这种情况下,观众对在传统的整体上知识的需求就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传统中的碎片信息。在这种思想中有代表性的案例是,在当时所有的含有那乃民族信息的官方文件中都表明,在那乃剧团的演出中,俄罗斯演员

^{①9}Фрейдберг О. М. Миф и театр: лекции. М.: ГИТИС, 1988. 132 с. 12 с.

^{②0}Харьковский Г. Нанайский театр // Тихоокеан. звезда. Хабаровск, 1935. 24 янв.

也开始参与进来,他们在舞台上穿上了由那乃民族工匠严格按照民族标准缝制的那乃民族的仪式服装,并在舞蹈表演中还加入了俄罗斯民族服装;甚至还在音乐伴奏中带来了综合性特点,巴扬、那乃民族弦乐器、萨满铃鼓在一起合奏。

20世纪30年代末,基于民族素材的戏剧和那乃改编故事的节目,被翻译成那乃语言的俄罗斯经典、苏联剧作家们的戏剧所取代。剧团的剧目包括Н. В. 果戈理(Н. В. Гоголь)的《婚姻》,还有А. Н. 奥斯特洛夫斯基(А. Н. Островский)的《谁有罪?》戏剧中的片段《无辜的罪人》等等。1937年在临近纪念十月革命20周年之际,上演了Д. 弗尔曼诺夫(Д. Фурманов)的《暴动》的片段;一年后,А. 科尔涅丘克(А. Корнейчук)的《柏拉图·克雷切特》,Б. 图尔(Б. Тур)和Л. 施泰因(Л. Штейн)的《医生的债务》中的《对抗》歌剧片段,И. 弗塞沃洛日斯基(И. Всеволожский)的戏剧《六个爱人》等等都上演了。剧目的问题一直尖锐地困扰着各农村剧团,特别是像那乃剧团这样具有特殊风格的剧团更是举步维艰。因此,把现有的艺术素材改编成传统的民间性质的剧目是完全可被理解的,于是,А. Н. 奥斯特洛夫斯基戏剧中的英雄们不仅用那乃语言交流,竟然还穿上了那乃民族服装。当然观众对于这方面的理解,总比对描写十九世纪俄罗斯富商生活题材作品的理解更觉得亲近一些。

五、那乃剧团拔苗助长的专业化转折与解散

(一)那乃剧团拔苗助长的专业化转折

在那些年的官方文件中总是夸赞关于那乃剧团高质量作品的问题,“其艺术水平不亚于边疆区大型剧团创作的作品”,到了1939年,剧团的情况出现了变化,它从民间的突变成了专业的剧团,它的成员编制也从18人增加到25人^①。

像这么一个小型的乡村剧团竟然出现了如此

迅速的专业化进程,只有在今天才能让所有人都感到惊讶。但对于当时的剧团发展进程来说,这却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作为时代性的客观需要,许多民间剧团在很快的期间内就迅速转变为专业剧团,因此,在之后发布的相关决定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专家们的发言中都出现了由工人、农民剧团领导专业艺术活动的要求。根据1938年第221号全苏艺术委员会的法令,要求将演员们列入长期稳定的、不受工作时间限制的编制中,并将剧团固定在其常驻所在地。因此,这样一来,通过民族民间剧团的专业化之路,许多当时并不懂舞台表演艺术的专业的民间剧团就都出现了,例如在中亚共和国、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在极北共和国等等都出现了这样的剧团^②。

但是,发生地位变化的奈欣村剧团很快就凸显出了一个严重问题:剧团中几乎没有一个演员受到过表演专业机构的培训教育。当时对演员专业素质方面的考核,还需要参照剧团要求的与经济职能相关的其他工作绩效综合考量才能进行。例如,琼秋里·帕萨尔(Чунчули Пассар)不仅经常扮演老年人的角色,而且还是一名总务主任,还要完成为剧团工作人员提供食品等后勤工作。可以想象,第一个那乃剧团的现实情况更符合以下特点:它是一个半民间半专业的受拨款的团队,是由感兴趣的民间爱好者组成的从基础劳动中脱离出来的一个团队。

如果说对在那乃剧团演出的初期评价是完全正面、肯定的,那么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剧团遇到的严重问题就变得更加尖锐了。剧团的一些成绩没有得到长久的巩固,剧团也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当时的文件表明,对已经获得专业地位的那乃剧团的要求与其实际能力之间存在着差距;剧团的半专业演员接受着民间的没有接受过戏剧训练的人的领导,他们其实更需要“艺术培训家(领导)”的引领^③。没有实现这一点,很难想象一个民族剧团在遥远的村庄中的发展结果是个什么样子。

^①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国家档案馆. 全宗 1691, 目录 1, 卷宗 4, 页码 147。

^②Самодельное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е творчество в СССР: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1917 - 1932 гг. / Рос. акад. наук, Гос. ин-т искусство знания М-ва культуры РФ; ред. С. Ю. Румянцев и др. СПб.: Дмитрий Буланин, 2000. 534 с. 85 с.

^③Самодельное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е творчество в СССР: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1917 - 1932 гг. / Рос. акад. наук, Гос. ин-т искусство знания М-ва культуры РФ; ред. С. Ю. Румянцев и др. СПб.: Дмитрий Буланин, 2000. 160 с.

(二)那乃剧团解散

为了解决那乃剧团出现的问题,1939年6月来自哈巴罗夫斯克的艺术总监和导演格利高里·谢苗诺维奇·萨马尔斯基(Григорий Семенович Самарский)被派往奈欣村。在此之前,他曾在民间剧团导演培训中任教,后来他在哈巴罗夫斯克领导木偶剧团。他可能是一位不错的专家,但在第一个那乃剧团短暂的历史中,他作为专家走进来,却始终无法理解和接受民族剧团的特殊性,造成这个特色鲜明的剧团解散与他的名字有关。在没有充分认识奈欣村剧团特点的前提下,萨马尔斯基及其团队一起做出的所有努力,都造成了那乃剧团民族特色荡然无存的结果。作为新领导人的萨马尔斯基禁止在音乐会舞台上表演民间舞蹈、击剑和体育游戏项目,尽管这些节目一直都受到了观众们的喜闻乐见。那乃传说故事和改编歌曲的节目,被翻译成俄语的戏剧所替代,而且这些戏剧粗制滥造、敷衍了事。随着节目的改变,剧团不得不放弃曾是剧团引以为豪的民族服装,色彩斑斓的那乃民族长袍、由顶级民间工匠制作的精美的装饰物都被认为是过时黄花,正如当时的一篇评论指出的,“演员们穿着肮脏、破旧的棉布在表演”²⁴。从专业导演和艺术家中心来的专家们不仅没有帮助剧团,而且直接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艺术事务局对萨马尔斯基的工作做出了准确评价:“……剧团已经完全崩溃了”,并发布了一项命令,将萨马尔斯基导演撤职²⁵。

在1940年间对那乃剧团的负面评价,在许多文件中都得到了证实。虽然此时的剧团也曾积极参与了该地区戏剧生活的所有活动,但却没有参加纪念十月革命23周年的22日的最佳戏剧表演比赛。同年2月份,在艺术事务管理局领导下的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剧团艺术总监和领导人的边疆区会议上,人们听到的有关那乃剧团的信息非常令人忧心忡忡:在具有着专业地位的那乃剧团,居然“没有一个专业演员,多数演员都没有文化,

教育素养水平很低,只要你接受过艺术专业指导,你就不必再想到它”²⁶。

1940年3月6日,那乃劳动者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那乃剧团》的第14/22号特别决议,决议中明确地指出:“当前那乃剧团的工作质量无法满足那乃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和政治需要”。因此,执行委员会呼吁主管奈欣村剧团的边疆区艺术事务局采取紧急措施,改善剧团的工作。其中包括在国家戏剧学院申请于1940/41学年建立那乃民族课程艺术工作室,专门为那乃剧团培养高水平的专业干部队伍;在当地剧作家(其中包括提莫菲·贝尔迪和米哈伊尔·贝尔迪(Михаил Бельды))的参与下,协助创作并翻译成那乃语言的民族剧目;加强艺术指导等等²⁷。

在剧团这个困难的时期,日后的著名作家格利高里·吉比维奇·霍杰尔(Григорий Гибивич Ходжер)的父亲切比·尼古拉耶维奇·霍杰尔(Чеби Николаевич Ходжер)成为了它的经理。1940年3月27日他接替了Т. К. 贝尔迪(Т. К. Бельды)的职位,后者仍然是剧团的演员。新经理积极进行了各项改革:开始重建民族改编剧目,成立了一个特殊的“民间创作改编团队”,引进了С. Г. 扎克索尔(С. Г. Заксор)、Т. К. 贝尔迪、А. А. 贝尔迪(А. А. Бельды)等人。一位新的艺术总监Б. Ф. 扎茨(Б. Ф. Зац)被从哈巴罗夫斯克派往奈欣,他受过戏剧高等教育并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年轻的音乐教师、巴扬演奏家А. П. 别列雷金(А. П. Перельгин)也被派往奈欣。以日常生活为素材创作的民族主题戏剧《我们帮助》的艺术设计工作,委托给了在边疆区1940年1月举行的最佳戏剧表演比赛中获奖的边疆区木偶剧团艺术家О. В. 普尔托夫(О. В. Пуртов)来协助工作²⁸。

尽管采取了很多补救措施,但到1940年秋天,第一个那乃剧团还是解散了。根据1940年7月31日第238号法令,它被改造成为一个“民间创作之家”,剧团的所有财产都移交给了它。

究其解散的原因,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都是

²⁴ Савушкина Н. И. Рус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драм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е своеобразие. М.: Изд-во МГУ, 1988. 232 с.

²⁵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国家档案馆. 全宗 1691, 目录 1, 卷宗 7, 页码 21; 卷宗 8, 页码 113.

²⁶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国家档案馆. 全宗 1691, 目录 1, 卷宗 6.

²⁷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国家档案馆. 全宗 1747, 目录 1, 卷宗 75, 页码 35-36.

²⁸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国家档案馆. 全宗 1691, 目录 1, 卷宗 7, 页码 324.

剧团本身所暴露出来的问题造成的。事实上,政府官员们的主观意愿也不想、也很难做到从文化上帮助一个偏远的剧团,他们也想着节省国家的补贴资金^②。还有最重要的是,20世纪30年代末在国家民族政策中的优先事项发生了变化。在这段时间里,在所有的事情中都越来越明显地被提到,要用有益于“苏维埃”的所谓阶级的方法弱化民族内容,并在思想上要坚定不移。在苏联人民的国家统一和人民新团结的共同思想下,开始逐步撤销了包括民族剧团在内的民族文化机构。民族剧团既然是一种意识形态和文化教育的工具,它就必然要服从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

阿穆尔地区民族剧团出现的最引人注目的历史篇章之一就是就这样结束了。但戏剧传统并没有戛然而止。1941年4月,《斯大林之路报》在介绍到“五·一”节庆祝活动的筹备工作时报道,在奈欣村有一个青年合唱小组在很有成效地开展工作,那里的男孩女孩都在学习着那乃语言的歌曲,并在提莫菲·贝尔迪的指导下,戏剧小组已经准备了一场演出,它将在节日期间表演^③。

民族剧团其他成员的命运很复杂,且各不相同。安东尼娜·安德列耶夫娜·贝尔迪(Антонина Андреевна Бельды)1938年来到剧团工作,直到剧团撤销,也没有能继续上学(在奈欣寄宿学校,她仅完成了四年级学业)。玛丽亚·斯捷潘诺夫娜·贝尔迪是该剧团的首席执行官,一级演员(工

资收入最高),她在16岁时登上舞台,并立即被委派在戏剧《赛拉》中扮演主角。据知情者证实,战后她曾多次被邀请到哈巴罗夫斯克音乐爱好者协会工作,但她因无法离开家庭而婉言谢绝了;她的丈夫、那乃剧团的男主演提莫菲·康戈维奇·基勒,在1941年6月22日成为第一批被派往前线的人之一,后来受伤,于1944年回到奈欣后不久就去世了。

结 语

那乃专业剧团的历史并不长,能够看出,剧团表演形式在民族文化中的出现不仅是其内在发展的结果,而且也是苏联国家民族和文化政治影响应有的结果。那乃剧团不是在没有官方意识形态影响的背景下诞生的,它并没有经历自身成长的所有阶段,而是在借用舞台表演形式技术的基础上形成的。当然,第一个那乃剧团是从古老的祭祀和节日仪式、民间故事和舞蹈的元素中汲取素材养分的,但俄罗斯专业剧团对它的影响也同样非常明显。更为重要的是,这毕竟是一个首次掌握了舞台表演经验、独一无二的那乃民族的民间剧团,而且它在新的社会背景下在传承民间创作和培养观众方面的重要意义,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责任编辑:李 然)

The First Nanai-Hezhen's Troupe

Y. S. Kryzhanovskaya, Translated by Gu Wei-quan

Abstract: The paper is devoted to the history of the first Nanai's troupe which existed in 1934 - 1940 in the national settlement of Naykhin. Based on archival documents and media of those years the author restored the repertoire of the unique group, including staging of the Nanai's fairy tales, ceremonies, national games, and dramatized versions of songs, as well as politically vital interludes. Combination of two linguistic layers or codes - traditional, connected with the national material, and modern, appeared under the effect of the Russian professional theater - can be distinguished in style of the theater.

Key words: the Nanai, ethnic troupe, folk troupe, culture of the 1930s

^②剧团自始至终都面临着巨大的资金困难,仅1936年的舞台布景、购买衣服、假发等道具就需要花费7万卢布的国家补贴;而到了1939年后,7万卢布拨款已经不能维持剧团的日常运转。参见:Татьяна Мельникова. Забытая история — Марии Степановне Бельды посвящается О нанайском национальном театре, <https://www.slovoart.ru/node/1338> (译者注)。

^③В Найхине // Сталинский путь. 1941. 17 апр.